

## 三月青

名家走笔

◎王耀成

决定把露台建成菜园后，我把最好的位置留给三月青。

露台长方形，坐西朝东。西边沿是琴箫书屋的一溜落地长窗，北沿是与邻居家的隔墙。南边是卧室的墙沿，自深秋至暮春，这一带阳光最好。将最好的位置留给最好的蔬菜，也算是最佳配置吧。

三月青是我乡特有的蔬菜，宁波及别地见不到，在我乡却几乎家家都有，实在是十分的普通。其外形略同宁波的天菜，粗柄阔叶；其采食的方式又如宁波的苕苕，不是一次性采收，而是逐次批叶而食之。这个“批”字，似乎专为三月青而设，动作介于“摘”与“掰”之间。由于这个特性，它的采收期就特别长。秋初育苗，一个月后上桌，至农历三月谷雨过后、阳历四月末梢，犹自碧绿桑青，大概即其“三月青”之名的由来吧。三月青最宜清炒，或者下汤。还在砧板上切的时候，就有绿色的汁液流出，炒好入盘，盘中浮漾着一圈绿汁。尤其下汤之后，青碧如生，故又名“落汤青”。

但在我看来，三月青最大的特色，一是贱，二是苦。

说它贱，从长到5张叶子之后，就任凭你陆续地批来吃。在长达半年的采收期，三五天一批，越批越长，像儿时玩的“打不死的贱骆驼（陀螺）”。而且，任凭冰雪严寒，照样欢快地生长。因了这个“贱”字，产量特别高，又宜于在其他的蔬菜吃光，或者因为冰冻接济不上的时候，帮助人们度过饥荒，就特别博得穷人的喜爱。

记得大饥荒的最后一年，缺食特别严重，几乎所有能够下肚的或者不能下肚的东西都下肚了，再也找不到充肠之物。不要说春花作物远水不解近渴，就是田里的草子（紫云英）也还没有长到能够揪得起来的程度。我和祖父母三人，每天的口粮是苞萝（玉米）粉6两，而且是16两制，也即连“半斤八两”都不到。幸好，叔叔被指派带一队民工到金华扩建火车站，他就把祖母带上了，名为替民工烧饭，实则求一口饭吃。这样一来，不但祖母免于挨饿，我和祖父的口粮标准也立即提高了一半。

但是，每人3两苞萝粉，哪里填得饱我们的辘轳饥肠啊！

多亏了祖父，那年把一个园子全栽上了三月青！我们三餐都是一锅三月青，祖父抓一把苞萝粉像撒胡椒粉一样撒在上面，像高明的厨师勾上一层薄芡，于是“落汤青”就成了美味的“青菜羹”。我那时上小学，正是长身体的时候。祖父有时候把极其有限的苞萝粉调成稀糊，很小心地淋在锅沿，将

碗涮两遍倒入菜汤中，待锅沿上的糊糊老结了，铲到锅里，于是除了稀汤，我们还能吃到成形的薄片，得以回味一下粮食的质感。

祖父往往把落在他碗里的薄片夹给我，自己稀里呼噜喝薄羹。

谢天谢地，靠着一园子三月青，我们祖孙俩终于活到了第二年草子开花，油菜结籽。其实，沾了三月青救命之恩的，又何止我们？

再说三月青的“苦”。三月青在蔬菜中非常之独特，是它略带清香的苦味。初次品尝的，或嫌其苦，但爱吃它的，却也正因其苦。

传说东晋年间黄初平在金华北山修炼，后来得道，叱石成羊，羽化仙去，是为道教大师黄大仙。大仙去后，人们在遗下的药渣上发现长了一株菜，尝之微苦，有药气。这就是三月青的由来，是故，三月青又名“大仙菜”。

苦口良药，或曰良药苦口。药食同源，凡苦的食物，既“凉”且“良”。我相信，三月青除了可以救灾活命，谅必亦可健体养人，不知“本草”是否有记。

金华人爱吃三月青，不嫌其苦，还出了一道名菜——“三月青炒干张”。说起这道菜，不由想起了一件轶事。

1997年，我的《赵安中传》在宁波首发，那天市里举行了隆重的仪式。议程中有一项，是金华市常务副市长发言致贺。我大觉意外。他说，赵安中先生给金华捐了11所学校，且传记的作者是金华人，所以……云云。

会后，他找到我。交谈之下，不意，这位副市长竟是我的一位远房亲戚。虽然未曾谋面，他的故事却是早有耳闻。这位仁兄大概与我一样，出身贫寒，特别喜欢“三月青炒干张”。平日下乡，轻车简从，招待他不难，只要有这道菜，就可吃得津津有味。乡亲们喜其不忘农家本色，更爱其做人如这道菜一清二白，遂有“三月青市长”之誉。

后来他升任市长，再迁省府，任药监局长，我与他也再无见面。又数年，忽从新闻里得知，他出事了，获刑数年。我叹息不已。在山泉水清，出山泉水浊……老兄必是忘了三月青之苦味了。

齐白石早年贫寒，尝赖瓜菜充饥，晚年喜画白菜，且画得肥硕可爱。曾经题曰：“牡丹为花之王，荔枝为果之先，独不识白菜为菜之王，何也？”又题曰：“充肚者，可当半年粮；得志者，毋忘其香。”

将齐翁之言，移之三月青如何？或曰：充肚者，毋忘其恩；得志者，毋忘其苦！

（2015/2/24凌晨至清晨，乙未新春试笔。候雁北，于琴箫书屋。）

漫画  
沈欣

## 春天的幻想曲

◎彦鸣天涯

立春一过，再冷，似乎也有了盼头，毕竟季节不同。

人们对于春总是充满了期待和柔情，似乎那一阵春风真的可以把所有沉积的晦涩和阴郁都吹走，留下一方清清爽爽的天地。这大概就是春天的魅力吧！人是需要活在希望中的。一旦陷入绝望，再鲜艳的花也唤不醒沉睡的心灵。

虽人到中年，可我仍固执地相信，春天是适合幻想的。看到一棵棵毫无生机的树，想像一夜间拱破树皮爆出鲜嫩的新芽，再忽忽几日，就千树万树桃梨开，说不尽的旖旎风情。想到这里，就会不由自主地挺直了腰，摆一个玉树临风的姿势，人立马就自信了许多。

当我走在春风里，脚步不再拖泥带水，而变得干脆利索。感觉唯有那样才对得起这风的轻盈——脑海里闪过蝴蝶半透明的翅膀，带着微微的颤动，停栖在花蕊中，惹人爱怜。

自然，春雨也是讨人欢喜的。一场雨后，坚硬的土壤开始松软，又到了可以播种的时节，撒下的不只是种子，还有等待。而等待无疑是很美的一种心境，因为有未知的空白，任你浮想联翩，成就你心底的秘密。倘若找不到合适的人倾诉，那就对着树洞说吧，到时候你会发现这树上长出的每一片绿叶，每一朵花，由于甜蜜或忧伤，具有了与众不同的气质。

春天的阳光有着恰到好处的温暖，与现实中的某类情感很相似，不远不近的关爱，让你不拒绝也不迎合，顺其自然。少了患得患失的情绪，你看世界的眼光就会不一样。

最有意思的是计划。旧的都打包封存在去年冬季，不管有没有完成，都要画个句号，然后说，重新开始。好像就这么一切割，就能桥归桥，路归路了。事实上，那些没有做好的事情，依然会延续，等着你去完成，可你偏要这样一个心理暗示。理由就是，春天来了。

春天来了。仔细想想，这真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命题。打开衣橱，你又在琢磨换上哪条漂亮的裙子，配那双崭新的绣花鞋。你决定原谅生活中的不如意，相信所有的遇见都是最好的安排。打量镜子里的那张脸，想着是不是化一点淡妆，这样看起来更加的容光焕发？甚至你还在暗暗期盼去赴一场浪漫的约会，只是还没有找到剧中的男主角。

春天来了。你也许会在网上买一张动车票，背个包，说走就走的旅行并非遥不可及。当黄昏来临，你已穿行在陌生的街头，在古镇的某一个拐角处，看到你思念的那个身影。就这样停住脚步，远远地凝视，然后转身离去。

你还想活得再任性一点，人生苦短，何必如此委屈？扔掉生活中的烦恼与琐碎，衰老与恐惧，做最好的自己。想着想着，你的情绪变得越发高涨起来，兴高采烈地自言自语，一切都来得及。

是的，春天来了，一切都来得及。

幻想曲

总第 5821 期  
投稿邮箱：essay@cnnb.com.cn

## 说“道”

有所思

◎凌金位

老子生前一定对不同的人谈起过他的“道”。他的“道”很玄乎：“惚兮，恍兮，其中有象；恍兮，惚兮，其中有物；窈兮，冥兮，其中有精。”不同的人也肯定作出不同的反应。于是，他深有感触地说：“上士闻道，勤而行之；中士闻道，若存若亡；下士闻道，大笑之，不笑不足以为道。”

上士对于“道”热切向往，所以闻“道”之后，能身体力行；中士闻“道”，半信半疑，若有若无；下士闻“道”，全然当作荒诞不经的海外奇迹，所以哈哈大笑。哈哈大笑反而笑出了“道”的真正价值。如果连下士都听得称善不已，点头如鸡啄米一般，那么这个道肯定不是什么“阳春白雪”，只是“下里巴人”。比老子晚出世几十年的孔子，也必定遇到过类似的遭遇。孔子大发感慨：“中人以上，可以语上也；中人以下，不可以语上也。”

我才疏学浅，给先贤做个“执鞭坠镫之士”都不配，但是也想略谈一下类似的感受。这些年来，我对人类的生存环境一直持忧虑态度，有时候，难免会情不自禁地谈起内心的殷忧。每逢此时，响应者如空谷足音，更多的是冷嘲热讽。有人会振振有词地说：“这种道理我们都懂！”说归说，做归做，哪怕是举手之劳的环保举措也不屑去做。宋代学者朱熹说得没错：“为学之实，固在践行。苟徒而不行，诚与不学无异。”牛皮鼓正因为肚里空空，才自吹自擂：“懂！懂！懂！”

三番五次过后，我就“三缄其口学金人”：一则节省口舌；二则免得生气。这时候，我似乎特别能

理解先贤们留给我的警世恒言，并以此作为慰藉。

半年前，北京人艺上演经典话剧《雷雨》公益场——也遭到大中学生的爆笑。央视主持人张泽群表示：“对牛弹琴，不弹才是。他们应先去看自然博物馆，知道人类的进化。再去历史博物馆，了解社会的进步。再用假期上个学习班，掌握艺术的发展。之后再走进人艺，他们就知道该笑谁了。艺术不是救济物资可以随便分发。北京人艺更不是菜市场。”

高深的东西普通人自愿接受，只能是自我阉割；将高深的道理转化为通俗易懂、深入浅出、喜闻乐见的东西，比如相声、小品、戏剧之类，还有像坊间流传的《XX的那些事儿》都属于这一层面。高深的东西一旦转化为这样的东西，精华已荡然无存，好比一个被人嚼过的馍。这是无奈之举，也是“中人以下”者的命吧。